



佛 誕 日 談 佛 法 功 德

佛陀所說的言教，都是佛法，這是過去任何一個佛教徒所公認的事實。但這實在太嫌籠統，因為聲聞的教理行果，是緣聞法；緣覺的教理行果，是緣覺法；大乘

權教的教理行果，是權教菩薩法；唯有一乘圓頓大教的教理行果，是教圓頓大根衆生的菩薩法，才是道地的佛法。這在法華經上佛陀於羊車，鹿車，牛車的三車之外，特設大白牛車，可以想見。所以羊車鹿車的聲聞緣覺法，是化城不是寶所；鼓音王經說：一切空經是有餘說。而共般若的空，不是究竟的佛法，因此也可以比知。法華經上對於大白牛車的形容，可謂極盡渲染的能事。法華經上火宅喻品裏說：「爾時長者，各賜諸子，等一大車。其車高廣，衆寶莊校，周而欄楯，四面懸鈴。又於其上，張設幡蓋，亦以珍奇雜寶而嚴飾之。寶繩交絡，垂諸華纓，重敷婉筵，安置丹枕。駕以白牛，膚色充潔，形體殊好，有大筋力，行步平正，其疾如風，又多僕從侍衛之。」經裏邊等一大車，和駕以白牛，連合起來說：稱為大白牛車。以大白牛車，顯示一乘佛教的大因，大果，萬德，萬行，才充分表示了佛法的生動，活潑，莊嚴，偉大。但行遠自邇，登高自卑，三乘權教的佛教是一乘圓教的基礎，若無三乘，也沒有一乘可說。因此可以說三乘是一乘的分化；一乘是三乘的積聚。如小學，中學之於大學。所以經上以三乘權教為羊鹿牛車，絕沒有卑視的心理。法華經上「於一乘法，分別說三乘」。華嚴經清涼國師序文裏說：「若乃千門潛注，與罪典為宏源；萬德交歸，攝羣經為眷屬」。可以為證。

然則，什麼經才是道地的佛法呢？這在天台，賢首兩宗各有各的說法不同：天台智者大師，親炙南嶽慧思尊者於光州大蘇山，讀法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，至「是真精進，是真法供養，入法華三昧，親見靈山一會，儼然未散，得旋陀尼。由是慧解超羣，判釋東流一代時教，為五時八教以法華經為「純圓獨妙」，而以華嚴為帶別兼圓。因為法華經，以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為唯一的宗旨，不僅小乘聲聞授菩提記，普皆成佛，即聚沙為塔，以指爪畫地作佛像，或對佛前，舉一隻手，稱一聲佛名，皆可以成佛。凡夫小乘，皆有成佛的可能，五性融歸於一性，三乘咸攝於一乘，所以稱圓；佛心原在一切衆生心中。所以稱妙。且以蓮華為喻：以蓮華未開，蓮蓬已孕育在中。蓮華剛開，而一顆顆蓮實已經顯現出來。蓮華剛落，蓮實已經成熟。至於華嚴，雖然也是圓教，但善財童子，經五十三參，方乃

入彌勒樓閣，行位歷然，所以帶別兼圓。別者，天台判東來一代聖教為五時八教，八教中化法四教為藏通別圓，那個別字，就是這四教中的別字。別字的意義，就是此教菩薩的修證，級級晉陞，不得躐等。善財童子的修證，似乎就是這樣的，所以說華嚴是兼帶別教而不是純粹的圓教。

賢首宗的基本經典是華嚴經，本宗由杜順和尚依華嚴經作法界三觀為創始，以周備含容之理，顯事事無礙之境。至相尊者，雲華和尚，草創五教，發明十重玄門，以六相而混融之。賢首國師法藏和尚，為華嚴經作探玄記，一乘教義章等，總判如來一代時教為三時——日出先照時，日昇轉時，日沒還照時——五教——小始終頓圓——，建立華嚴法界緣起，事事無礙之別教一乘，為佛教之特質。而法華則為同圓，於是別圓同圓乃為賢首特別名詞，亦是天台賢首兩宗的爭論焦點。別圓的意思，是指三乘之外，別有一乘。如法華經火宅喻品上，羊鹿牛三車之外，別有大白牛車。清涼國師，華嚴疏序文裏說：「上德聲聞，杜視聽於嘉會；積行菩薩，曝曝鱗於龍門。」就是指這個說的。同圓的意思是：法華經之一乘，乃同於三乘之一乘，雖聲聞人，同投記剎；舉手低頭，皆當作佛，但這是天台六即中理即佛，投記儘可投記，成佛猶須長時間之努力，方可實現，爭如善財童子，即身而入彌勒樓閣，那才是究竟即佛。況說法華經的佛，是化身佛；雖三變淨土，容納無數億高妙寶座，雲集十方分身諸佛，然而究是化土化身的權巧顯現。而華嚴是報身佛，居實報莊嚴淨土，所有聽衆，皆是已經證得法身的諸大士，即護法八部，天，龍，等衆，也都是菩薩寄位。化區範圍，該攝十方世界海微塵刹土。我在這裡隨便引一兩段經文。作為證明。

爾時佛神力故，十方一切世界，一一四天下閻浮提中皆見如來坐於樹下，各有菩薩，承佛神力，不離於此菩提樹下，及須彌頂夜摩天宮，而往詣於兜率陀天，一切妙寶所莊嚴殿。……升兜率天宮品第二十三。

爾時功德林菩薩，承佛神力，入菩薩善思惟三昧，是三昧已，十方各過萬佛刹微塵數世界外，有萬佛刹微塵數諸佛，皆號功德林而現其前。告功德林菩薩言：善哉！佛子！乃能入此善思惟三昧……十行品二十一之一。

爾時世尊，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，始成正覺，於普光明殿，入剎際諸佛三昧，以一切智自神通力，現如來身，清淨無礙。……十定品二十七之一。

爾時世尊，知諸菩薩心之所念，大悲為身，大悲為門，大悲為首，以大悲法而為方便，充徧虛空，入獅子嚙申三昧。入此三昧已，一切世間普皆嚴淨。于時此大莊嚴樓閣，忽然廣博，無有邊際。……入法界品三

十九之一。

我們讀到這幾段經文，就可以知道華嚴經所詮含境界的不可思議，自非法華經所可同日而語。所以依賢首宗的說法，華嚴經是 佛陀初成正覺，以他受用報身，對圓頓大根衆生的法身大士，以自所證直暢本懷，稱性極談，毫無餘剩。所說的都是 佛陀所自證的不可思議境界，從法界性海中流露出來。所以清涼國師又說：「圓音落落，該十利而頓因；主伴重重，極十方而齊唱。」同時在註解大方廣佛華嚴經的經題裏，以體大，相大用大，果大，因大，智大，教大，義大，信大，業大之十種大來解釋一個大字。賢首國師，根據華嚴經如來出現品三十七之一：「譬如日出於閻浮提，先照一切須彌山等諸大山王，次照黑山，次照高原，然後普照一切大地：日不作念，我先照此後照於彼。但以山地有高下故，照有先後。如來應正等覺，亦復如是。成就無邊法界智輪，常放無礙智慧光明，先照菩薩摩訶薩等諸大山王，次照緣覺，次照聲聞，次照決定善根衆生，隨其心器，示廣大智，然後普照一切衆生，乃至邪定，亦皆普及，爲作未來利益因緣，令成熟故。而彼如來大智日光，不作是念，我當先照菩薩大行，乃至後照邪定衆生。但放光明平等普照，無礙無障，無所分別。」等的一段經文，判華嚴爲圓教。因爲華嚴經爲 佛陀初正覺的時候，不依漸次，頓爲諸大菩薩，直唱此圓滿一乘修多羅教，一位即一切位，十信滿心，即攝五位而成正覺。所以如同日出，先照高山。龍象蹴踏，非驢所堪，二乘絡分，自是根器的不够。

杜順和尚，相傳爲文殊化身，在傳記裏有這樣一段的記載：杜順和尚說法長安。有行脚僧某，準備朝五臺山，禮拜文殊去，來向和尚辭行。和尚說：遊子漫波波，臺山禮土坡；文殊祇這是，何處覓彌陀。行脚僧不解和尚的命意，跋涉前往。至五臺山，路上遇到一個老者，問：師傅來山何事？行脚僧答，來禮文殊的。老者說：文殊到長安弘法去了，安有二文殊。行脚僧問：誰呀？老者說：杜順和尚就是文殊。行脚僧始恍然知和尚前所說的偈語，命義之所在。轉身就向回頭跑，值秋鴻暴漲，就誤時日，及至回到長安，和尚遷化於御座，爲日已久，懊惱萬分。杜順和尚依華嚴經，作法界三觀；第一真空絕相觀。第二理事無礙觀。第三周徧含容觀。真空絕相觀中的迴絕無寄觀，相當於天臺三觀中之空觀。由於空觀，掃盡一切妄境情識殆盡，方能進入理事無礙，由於理事無礙，再進入周徧含容。周徧含容者，乃事事無礙的境界。所謂納須彌於芥子，芥子不大而須彌不小。八部雲湧，四衆塵集，勝熱婆羅門，架設火海，海中更設刀山，令善財童子，跳火海，登刀山。無壓足王，敲骨出髓，剝皮抽筋，虐殺罪人。婆須密女之一接吻，一握手，皆證三昧。以及善財童子，入彌勒樓閣，見其樓閣，廣博無量，同於虛空，阿僧祇寶，以爲其地，阿僧祇宮殿，阿僧祇門闥，阿僧祇窗牖。……善財童子，於一處中見一切處；一切諸處悉如是見。皆事事無礙境界。甚至全部華嚴經，無往而不是事事無礙境界，而且這都是透過三種觀門以後的不可思議境界。我們以情識未除的凡夫，

讀此不可思議的經典，當然要驚奇，或目爲神怪。

賢首宗的結晶在十重玄門，以十玄門顯示華嚴全經事事無礙的境界。按十玄門，雖由二祖雲華和尚的嚴明，但也經過三祖賢首，四祖清涼的修改。清涼國師在疏鈔序文裏，特以駢文揭出其要義，含十玄門於其中，即今讀之，猶能令人心曠神怡，胸襟豁達。倘能玩其意味，以比量而知到一點一滴，則海濶天空，神遊界外，決不願意再鑽牛角尖也。清涼國師序文裏說：「理隨事變，則一多緣起之無邊；事得理在，則千差攝入而無碍。故得十身歷然而相作，六位不亂以更改。——諸法相即自在門——廣大即入於無間，一毛包納而無外。——二廣狹自在無礙門——炳然齊現，猶彼芥瓶。——三微細相容安立門——具足同時，方之海滴。——四同時具足相應門——一多無礙，等虛室之千鏡。——五一多相容不同門——隱顯俱成，似秋空之片月。六秘密隱顯俱成門——重重交映，若帝網之垂珠。——七陀羅網境界門——念念圓融，類夕夢之經世。八十世隔法異成門——法門重疊，若雲起長空。——九託事顯法生解門——萬行芬披，比華開路上。——十諸藏純雜具德門——事有千差，理則一味，事因理成，理因事顯，事之所在，即理之所在；故得事理無礙。以理融事，則事事齊平，故得事事無碍。古人有所謂「壽莫壽於孺子，而彭祖爲天，殆亦與此理相近。然理爲觀行的中心，三觀中行起解絕的行，就是迴絕無寄觀。迴絕無寄的註脚，是一切法不受，不受亦不受，此語亦不受。適合禪宗的單提直指，所謂斷除煩惱重增病，趨向真如亦是邪。所以禪宗與華嚴，是聯帶而不可分離的。由於禪觀悟明了此理，以理再來融事，方得事事礙，證得事事無礙，而後方知真正的佛法，究竟不可思議的佛法的所在。

四月八日爲 釋尊聖誕節，菩提樹編者，朱斐居士爲出 佛誕紀念刊，來函索稿。近日因與人說起華嚴經事，故信筆寫一點關於華嚴經的道理，向讀者諸君作一個介紹，或可因此而能够知道 釋尊出世，爲的什麼？倘有不妥之處，尚祈 指教！

編 者 語

當代女作家謝冰瑩先生，自從在本刊第四期上寫了一篇「姨母」以後，一直到現在沒有繼續替本刊寫過文章，雖然她幾次來信說要給本刊寫稿，但爲了教課忙，和完成一個長篇的東西，不能分心來寫，使本刊許多愛好文藝的青年，盼望已久，但終於盼到了。謝先生來信說：「今日靈感來潮，我流着淚寫了這個「母親的生日」，排完。」

我們深盼謝先生能經常替我們寫點東西，倒不一定要完全佛學的。一年一度的佛誕節又到了，這次因爲沒有擴大徵稿，謹請南亭老法師替我們寫了一篇「佛誕日談佛法」，慧劍居士也替我們寫了一篇文藝「前言」，搜集了幾張有關釋尊的圖片，用以紀念。

後請將原稿寄還，因爲上面有我的淚痕，我須保存做紀念也。